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四回 坐不通勞心苦惱 悟得徹露相伴狂

卻說道濟著監寺到雲堂中來，只見滿堂上下左右，俱鋪列著禪床，多有人坐在裏面。監寺指著一個空處，道：「道濟！此處無人，你可坐罷！」道濟就要爬上禪床去，卻又不知該橫該豎，因向監寺道：「我初入法門，尚不知怎麼樣坐的，乞師兄教我。」監寺道，你既不知，我且說與你聽著：「也不立，也不眠。腰直於後，膝屈於前。壁豎正中，不靠兩邊。下其眉而垂其目，交其手而接其拳。神清而爽，心靜是安，口中之氣入而不出，鼻內之息斷而又連。一塵不染，萬念盡捐。休生怠惰，以免招愆。不背此義，謂之坐禪！」道濟聽了這一番言詞，心甚恍惚，然已到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爬上禪床，照監寺所說規矩去坐。初時尚有精神支撐住了，無奈坐到三更之後，精神疲倦。忽然一個昏沈，早從禪床上跌了下來，止不住連聲叫起苦來。監寺聽見，慌忙進來說：「坐禪乃入道初功，怎不留心，卻貪著睡，以致跌下來。論起禪規，本該痛責，姑念初犯，且恕你這一次！若再如此，定然不饒。」監寺說完自去。

道濟將手去頭上一摸，已跌起一個大疙瘩來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掙起來又坐，坐到後來，一發睡思昏昏，不知不覺，又跌了下來。監寺聽見又進來斥說了一番，不期道濟越坐越掙挫不來，一連又跌了兩跤，跌得頭上七塊八塊的青腫。監寺大怒道：「你連犯禪規，若再饒你，越發怠惰了！」遂提起竹板道：「新剃光頭，正好試試！」便向頭打一下，打得道濟抱著頭亂叫道：「頭上已跌了許多疙瘩，又加這一竹板，疙瘩上又加疙瘩，叫我如何當得起？我去告訴師父！」監寺道：「你跌了三四次，我只得打你一下，你倒還要告訴師父，我且再打幾下，免得師父說我賣法！」提起竹板又要打來，道濟方才慌了道：「阿哥，是我不是，饒了我罷！」監寺方冷笑著去了。

漸漸天明，道濟走起來，頭上一摸，七八塊的無數疙瘩，連聲道：「苦惱！苦惱！才坐得一夜，早已滿頭疙瘩，若坐上幾夜，這顆頭上那安放得這許多疙瘩，真是苦惱！」只是入了禪門又不好退悔，且再熬下去，又熬了兩月，只覺禪門中苦惱萬千，趣味一毫也沒有。因想道：「我來此實指望明心見性，有些會悟。今坐在聾聽瞎視中，與土木何異？昔日在家時，醇醞美酒，香脆佳肴，盡我受用。到此地來，黃菜淡飯，要多吃半碗也不能，如何過得日子。不如辭過了長老，還俗去罷，免得在此受苦。」立定了念頭，急急地跳下禪床，往外就走。走到雲堂門首，早有監寺攔住道：「你才小解過，為何又要出去？」道濟道：「牢裏罪人，也要放他水火，這是個禪堂，怎管得這樣的緊？」監寺沒法，便道：「你出去，須要速來。」道濟也不答應，出了雲堂，一直的走到方丈室來。那遠長老正在入定，伽藍神早已告知其故，所以連忙出殿，見道濟已立在面前。遂問道濟：「你不去坐禪，來此做甚麼？」道濟道：「上告吾師，弟子實在不慣坐禪，求我師放我還俗去罷。」長老道：「我前日原曾說過，出家容易還俗難。汝既已出家，豈有還俗之理？況坐禪乃僧家第一義，你為何不慣？」道濟道：「老師但說坐禪之功，豈不知坐禪之苦？」待弟子細說與老師聽：

坐禪原為明心，這多時茫茫漠漠，心愈不明。靜功指望見性，那幾日昏昏沈沈，性愈難見。睡時不許睡，強掙得背折腰駝；立時不容立，硬壓得筋疲力倦。向晚來，膝骨伸不開；到夜深，眼皮睜不起。不偏不側，項頂戴無木之枷；難轉難移，身體坐不牢之獄。跌下來，臉腫頭青；爬起時，手忙腳亂。苦已難熬，監寺又加竹板幾下；佛恩洪大，老師救我性命一條！

長老笑道：「你怎將坐禪說得這般苦。此非坐禪不妙，皆因你不識坐禪之妙，快去再坐，坐到妙方知其妙。自今以後，就是坐不得法，我且去叫監寺不要打你，你心下如何？」道濟道：「就打幾下還好挨，只是酒肉不見面，實難忍熬。弟子想佛法最寬，豈一一與人計較。今杜撰了兩句佛語，聊以解嘲，乞我師垂鑒。」長老道：「甚麼佛語，可念與我聽？」道濟道：「弟子不是貪口，只以為一塊兩塊，佛也不怪。一脛兩脛，佛也不嗔。一碗兩碗，佛也不管，不知是也不是？」長老道：「佛也不怪不嗔任你，豈不自家慚愧？皮囊有限，性命無窮，決不可差了念頭！」道濟不敢再言。正說話間，聽得齋堂敲雲板，侍者奉上飯來，長老就叫道濟同吃，道濟一面吃，一面看長老碗中，只有些粗糙麵筋，黃酸韭菜，並無美食受用，不勝感激，遂口占四句道：

小黃碗內幾星麩，半是酸韭半是瓠；

誓不出生違佛教，出生之後碗中無。

長老聽了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既曉得此種道理，又何生他想？」道濟言：「不瞞吾師說，曉是曉得，只是熬不過。」長老道，你來了幾時？坐了幾時？參悟了幾時？便如此著急，豈不聞：

月白風清良夜何？靜中思動意差訛；

雪山巢頂蘆穿膝，鐵杵成針石上磨。

道濟聽了道：「弟子工夫尚淺，願力未深，怎敢便生厭倦，不習勤勞。但弟子自拜師之後，並未曾蒙我師指教一話頭，半句偈語，實使弟子日坐在糊塗桶中，豈不悶殺！」長老道：「此雖是汝進道猛勇，但覺得太性急了些。也罷！也罷！可近前來。」道濟只道有甚話頭吩咐，忙忙地走到面前，不防長老兜臉的一掌，打了一跌道：「自家來處尚不醒悟，倒向老僧尋去路，且打你個沒記性！」那道濟在地下，將眼睜了兩睜，把頭點了兩點。忽然爬將起來，並不開口，緊照著長老胸前一頭撞去，竟將長老撞翻，跌下禪椅來，逕自向外飛奔去了。長老高叫有賊、有賊。眾僧聽見長老叫喊，慌忙一齊走來問道：「賊在那裏？不知偷了些甚麼東西？」長老道：「並非是銀錢，也不是物件偷去的，是那禪門大寶！」眾僧道：「偷去甚麼大寶？是誰見了？」長老道：「是老僧親眼看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道濟。」眾僧道：「既是道濟，有何難處，待我等捉來，與長老取討！」長老道：「今日且休，待我明日自問他取討罷。」眾僧不知是何義理，大家恍恍惚惚的散去了。

卻說道濟被長老一棒一喝，點醒了前因，不覺心地灑然，脫去下根，頓超上乘。自走出方丈室，便直入雲堂中，叫道：「妙妙妙！坐禪原來倒好耍子！」遂爬上禪床，向著上首的和尚一頭撞去，道：「這樣坐禪妙不妙？」那知和尚慌了道：「這是甚麼規矩？」道濟道：「坐得不耐煩，耍耍何妨？」又看著次首的和尚也是一頭撞去，道：「這樣坐禪妙不妙？」這個和尚急起來道：「這是甚麼道理？」道濟道：「坐得厭煩了，玩玩何礙？」滿堂中眾和尚看見道濟這般模樣，都說：「道濟你莫非瘋了？」道濟笑道：「我不是瘋，只怕你們倒是瘋了。」那道濟在禪床上口不住、手不住，就鬧了一夜，監寺那裏禁得住他，到次日眾僧三三五五都來向長老說。長老暗想道：「我看道濟來見我，何等苦惱，被我點化幾句，忽然如此快活，自是參悟出前因，故以遊戲吐靈機。若不然，怎能夠一旦活潑如此，我且去考證他一番，便知一切。」遂令侍者去撞鐘播鼓，聚集僧眾。長老升坐法堂，先令大眾宣念了一遍【淨土咒】，見長老方宣佈道：我有一偈，大眾聽著：

昨夜三更月甚明，有人曉得點頭燈；

驀然想起當年事，大道方把一坦平。

長老念罷，道：「人生既有今世，自然有前世與後世。後世未來，不知作何境界，姑且勿論。前世乃過去風光，已曾經歷，何可不知？汝大眾雖然根器不同，卻沒有一個不從前世而來，不知汝大眾中亦有靈光不昧，還記得當時之本來面目者否？」大眾默然，無一人能答。

此時道濟正在浴堂中洗浴，聽得鐘鼓響，連忙繫了浴褲，穿上袈裟，奔入法堂。正值長老發問，並無一個人回答，道濟隨即上前長跪道：「我師不必多疑，弟子睡在夢中，蒙師慈喚醒，已記得當時之事了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記得，何不當人眾之前，將底裏發露了。」道濟道：「發露不難，只是老師不要嫌我粗魯。」那道濟就在法座前，頭著地，腳向天，突然一個觔鬥，正露出了當前的東西來。大眾無不掩口而笑，長老反是歡歡喜喜的道：「此真是佛家之種也。」竟下了法座回方丈室而去。

這些大眾曉得甚麼，看見道濟顛顛癡癡，作此醜態，長老不加懲治，反羨歎不已，盡皆不平。那監寺和職事諸僧到方丈室來稟長老道：「寺內設立清規，命大眾持守。今道濟佛前無禮，在師座前發狂，已犯佛門正法。今番若恕了他，後來何以懲治他人？望我師萬勿姑息！」長老道：「既如此，單子何在？」首座忙呈上單子，要長老批示。長老接了單子，對眾僧道：「法律之設，原為常人，豈可一概而施！」遂在單子後面批下「個」字道：「禪門廣大，豈不容一顛僧。」

長老批完，付與首座，首座接了，與眾僧同看了，皆默默退去，沒一個不私相埋怨。自此以後，竟稱「道濟」做「濟顛」了。正是：

葫蘆不易分真假，遊戲應難辨是非。

畢竟不知濟顛自此之後，做出許多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初坐禪床，手腳發麻，木板上，硬繃繃，看他呆坐好似一尊木偶像，有啥稀奇？一旦跌下，自個兒無法爬上來，如何自度？不若蹦蹦跳跳，來得快活些！

二、新禿頭，正好打，打頭好出頭，疙瘩粒粒像個釋迦佛。也許當初喜歡揭人瘡疤，打破甕底，泄盡了滓渣，如今佛頭，才得留幾個釋迦！今人爭得頭破血流，摔得焦頭爛額，也長不出一粒佛果，卻因「腦震蕩」，往生西方了！

三、學道苦，又沒酒肉飽肚腹，也無厚味口上糊，想到此，還是還俗好，做個凡夫俗子，酒色財氣，一切正常，無人干涉，誰來過問？想修道，人批評，他譏笑！說什麼趕不上時代，也沒有時髦，吃穿都是老一套！道友！千萬別學道濟一時糊塗，差點往下掉！

四、幸祖宗有德，菩薩保佑，總算保住了道心。一日，不幸被長老打了一掌，跌了一跤，道：「自家來處尚不醒悟，倒向老僧尋去路，且打你個沒記性！」這一打，突然教我魂驚魄醒，曉得那裏來，也該如何去！順頭撞得長老四腳朝天喊爹娘，哈哈！這種拜法是真道，爹娘生身恩難報，如今終於悟得本來面貌。長老道有賊，原來我是取得了恩師衣鉢真法寶，好在他跌倒，否則不知何時才悟道！

五、長老問大眾，誰記得當時之本來面目？大家無言以對，我已得寶，且將底牌掀開，原來是「這一根法寶」！哈哈！莫怪道濟不像樣，眾人之前要命根，只因父母生我由此來，若不展示此道根，告知佛家真種子，枉叫世人作孽，將此善根變孽根了。生也由此，死也由此，悟得本來管道，水沖靈山，我佛下凡！（此句須悟，不可白讀。）

六、道濟無禮，眾僧無知，豈知我隱藏了「慧根」。丈二金剛摸光頭，尋不著啥名堂！幸長老知我，批道：「佛門廣大，豈不容一顛僧？」我且道：「生死事大，務必要斬草除根！」——斷孽根，無生死。